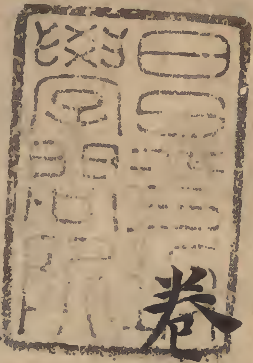


文選

李注

卷三十五 七詔冊
 卷三十六 三教文
 卷三十七 表
 卷三十八 表



漢書門類	五五〇六
函號	六〇六
架	一〇
冊	二〇

漢	五五〇六
函	二〇六
架	一〇
冊	二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506
冊數	20(13)
函號	361 3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淺草文庫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

冲漠冲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

嘉遯龍盤翫世高蹈

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盤龍貴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

齊人歌曰魯人之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莊子曰乘物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子

曰玄之又玄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

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於是徇華

大夫聞而造焉

徇營也

乃勅雲輅驂飛黃

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輅淮南

子曰黃帝治天下

越奔沙轅流霜

劉勰七華曰越重淵越流沙

凌扶搖

之風躡堅冰之津

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天清泠而無霞野曠

旌拂霄堦軌出蒼垠

許慎淮南子注

天清泠而無霞野曠

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纒顧石室而迴輪

仲長子昌言曰

或伏重岫之內窟窮阜之底列仙遂適冲漠之所居

爾雅

也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

廣雅曰崢嶸深真也溟海

渾濩涌其後解谷嶰嶒張其前

十州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真海真海水色正黑

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也後袁切又曰濩雷下兒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之懈谷音義曰懈谷岷嶺北谷名懈音深空之貌也懈音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解音勞音曹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注子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山為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衝颺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風飄鹵沙石耳不聞也疑積東京賦於是登絕巘迥長風大山者也薛綜西山別曰飛礫兩散於是登絕巘迥長風大山者也薛綜西山別注曰迥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問崇德辯惑曰蓋向也

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應瑒釋寘曰而遜迹賢者不肯俗而遺功七啓曰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竄端匿迹也陳琳常端碑曰撰勒洪伐

歿則勒洪伐於金冊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式昭德音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陸沈已見張巴見西京賦

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論語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漢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曰夫人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生不滿百常何異促鱗之游汀滸短羽之棲翳薈張升與懷千歲憂

書曰今將老弱處於窮澤漸漬汀滸當何聊賴汀吐冷切說文曰滸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未翳薈也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周易曰天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游觀之至娛而窮地而游中游不逆萬物所好七啓曰說游觀之至娛

天而居祛騰而上者中乃止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說文曰歡喜樂也九曰腴腹下肥者西鑽屈轂之瓠解疏都賓曰華實之毛則九曰腴腹下肥者西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轂往見之謂之曰轂有目瓠堅如石厚而無殼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斷厚而無殼不

可以受承漿吾無用此瓠以為也
然今先生雖不持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乎曰
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貳負殺公子曰大
狻猊黃帝乃培之疏屬之山其右足及縛兩手
夫不遺來萃荒外曰萃集也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參不敏
說文曰話會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有寒
今善言也
方極陰故含黃鐘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禮記曰季夏之
日太冥
黃鐘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既乃瓊巘嶒嶸金岸岬嶺
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
玉山也魯靈光殿賦曰嶒嶸峻而龍鱗左當風容右臨雲
岬嶺斬平兒也岬步迷切嶺徒奚切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淮南子曰鳥出虛而飛
履地也廣雅曰蹠同搖則峻挺茗邈若嶢搖則危兒也茗莫切
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鳴飈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

初想與朔同山見上文古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萋
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
曰霏雪兒也霜亦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傳毅七
雪類改通言也
春後榮涉於是構雲梯陟崢嶸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
秋先彫也
浮柱郭璞方言注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禮記曰
曰崢嶸高峻也
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曰剖折也
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
陰木生於山北也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石之齊未詳莊子曰匠
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也漢書
曰黃帝使伶倫取嶧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鐘
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
也揚雄解難曰音朗號鐘韻清繞梁楚辭曰操伯牙之號
絃者高張急徽也
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追逸響於八風采音律
樂也墨子曰為傷義故不聽也

卷之三

於歸昌風俗通曰淮南子曰律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

傳曰鳳舉曰上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禮中黃土色

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

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若乃龍火西積暄氣初

收漢書曰仲尼曰東宮蒼龍房心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飛霜

迎節高風送秋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未焱風激其

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

詩曰我庶流宕後逢此異境毛羅撫從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舞賦曰若絙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改鼻廣雅曰揮動也

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

揮高絃意與此同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

咏蒼頡曰吐調也嚴節急節也漢書奏綠水吐白雪淮南

也宋玉風賦曰趨高誘曰綠水古詩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

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悲

莫茨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田休子曰堯為天子莫茨生

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筑釐為之擗標孀老

口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蟾兔缺筑釐為之擗標孀老

為之嗚咽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釐婦杜

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

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者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

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祕殿說

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雲屏爛汗瓊壁青葱

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刻之為

雲氣王褒甘泉賦曰燿照形之王壁也

應門八襲旋臺九重

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

曰襲猶重也汲古文口築作傾宮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為九重高臺也

表以百常之闕園

以萬雉之墉

西都賦曰建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

也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

白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白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

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出

翠觀岑青彫

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陸陵山

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綠雲

征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

春秋元命苞曰玉繩北兩星為玉繩說文曰極

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

賴素炳煥粉拱嵯峨

千里其景皆倒在軒長廊之隄也

陰蚪負擔陽馬承阿

毛萇詩傳曰賴赤也說文曰通

錯以瑤英鏤

以金華

廣雅曰錯厠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方疏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

含秀圓井吐葩

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窓綺疏圓井反植荷藻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華

也重殿疊起交綺對楹

西京賦曰交綺略曰楹以帛明窓也

書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

晏子春秋景公問於

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周易曰久蠖之屈以求伸也

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

列子曰聲色不可常玩聞

攜公子而雙游時娛

觀於林麓

曹大家列女傳注曰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

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

神藟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藟許妖切溯惠風於衡薄眷椒塗於

瑶壇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

猶堂也爾乃浮三翼戲中泚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

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潛鯤駭驚翰起蘇林漢書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也

魚鯢今呼魚謂之鯢猶呼車以為軫沈絲結飛矰理毛詩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

釣維何維絲伊縉毛萇曰縉綸也鄭玄曰以絲為之綸周禮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也

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淮南子曰夫鳴鶴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

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杜預曰林賦曰紫淵徑其北也

吹孤竹拊雲和琴瑟鄭玄曰孤竹之管雲和之傳曰弭止也毛萇詩

者雲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陵之歌淵客習水者山名和淵客漢書曰淮南鼓食四人子虛賦曰榜歌曰

乘鳧舟兮為水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道雍門周曰水嬉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

臨芳洲兮拔雲芝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

柯樂以忘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

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毛詩曰或燕燕君息浩猶大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棻

天疑地閉風厲霜飛禮記曰仲冬之月其音商劉棻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

圖助天地之閑藏也

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

冬之月塗城關禁固

臨金郊而講師尚書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

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爾乃列輕武整

戎剛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

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漢書曰律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

建雲髦雲髦雲旆竿上施旄也上林賦曰

之驩驩驩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合陽侯驩疑含即

馬似之也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羽隊士負羽

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爾乃布飛縹

盧端切張脩爾雅曰張謂之縹羅或作民音曼夫

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羅或為羅也陵黃岑挂青縹爾雅

無疏蹊外無漏迹廣雅曰疏通也七塔曰叩鈺數校舉麾

旌獲周禮曰鼓征鳴獨車徒皆行鄭玄曰獨鉦也散為陣

以獲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

也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

鳴箭鏞也如今翦剛豪落勤翻車騎競駢武齊轍說文曰

響飛形移景發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舉文林竦揮鋒電

滅東賦曰戈矛若仰傾雲巢俯殫地穴周禮有穴氏鄭

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

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

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

所載者也乃有圓文之犴斑題之從又毛詩傳曰承一歲曰犴

然此專論承也鼓鬣風生怒目電睒七從切也口齧霜刃足

撥飛鋒說文曰齧鬣骨也胡彼切甌林蹶石扣跋幽叢以

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也居月切

却伏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殷

行之擾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

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聖張華楚封豨僕馮

承淮南子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十石殺聖張華楚封豨僕馮

攢非也王逸楚人謂猪為豨爾雅曰價僵也爾雅曰價僵也

一用句爪摧鋸牙捍淮南子曰句爪鋸牙於足擊矣瀾漫

狼藉傾榛倒壑說文曰草殞齒挂山僵踣掩澤注曰四足

死者曰齒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掩覆也藪為毛林隰為丹

薄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薄於是撤園頓罔卷旆收為丹

禮儀注曰撤除也頓猶捨也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

有林衡孔安國尚書論最犒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最

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肴駟連鑪酒駕方軒說文曰

也西京賦曰酒車千鍾電醕萬燧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

酌醴方駕授饗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鍾西京賦曰堯飲千

文曰醕飲酒盡也陵阜露流膏谿谷厭方煙歡極樂殫迴

節而旋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

我而為之乎下封禪文曰天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

有歐冶子寡人願齎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劍可乎

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干將使之作鐵劍三枚一曰龍

淵二曰太阿三曰耶谿之劍赤山之精越書曰越王勾

土市陽劍見下文耶谿之劍赤山之精越書曰越王勾

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

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酒而出銅許慎淮

南子注曰吳鐵璞也徒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淮南子曰

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銷踰羊頭鑊越鍛成淮南子曰

羊頭之銷鑊水斷龍鬚陸剗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或

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力也鑊或

謂為鑊手自署姓名尚書陳龍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鑊也

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說文曰鍊冶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鍊

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不造百辟寶劍長也豐隆奮椎飛廉

四尺王粲刀銘曰灌辟以數質象以呈也豐隆奮椎飛廉

扇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灑掃雷公擊橐

廉辭注曰飛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

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治也

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鑠身

以成物安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幽髮掬瓜投入爐中

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

楚辭注曰飛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

廉辭注曰飛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

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治也

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先師親鑠身

以成物安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幽髮掬瓜投入爐中

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

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之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劍爛如列星光

之行典論曰太子王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劍齒掾切星

如散電質如耀雪莊子曰此劍一行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

帝大牆上萬行曰我帶長寶劍光如

積雪霜錐水凝冰刀露繁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而

也積雪霜錐水凝冰刀露繁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而

錐刀刃也字書曰疑冰之繁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

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也

冠豪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

已檀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指鄭則

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夫寶劍指鄭則

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夫寶劍指鄭則

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夫寶劍指鄭則

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劔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

楚之城三年不鮮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劔登城而麾之豈

徒水截蛟鴻陸灑奔

四韓非子曰負長劔赴榛薄折兕豹

韓卒之劔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

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劔而指之

駟駕上飛揚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浮翮鴻鴈也己見上注史記蘇秦說若其靈寶則舒辟無

韓王曰韓卒之劔當敵則斬堅甲也方奇鋒異模

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形震薛蜀光

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駭風胡

秋越絕書為燭吳越春價兼三鄉聲貴二都

薛燭純鈎曰吝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

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王滿河猶不得此一物

况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或馳名傾秦或

足言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

夜飛去吳楚絕書曰闔盧無道湛盧之劔去之入水行湊

得與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

劔還師去汝楚王不與也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九國橫制八戎

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避逃而

諸侯而入爪牙景附函夏承風

毛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

曰英雄景附揚雄河東賦曰函夏承風也此蓋希世之神兵

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四海承風也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

魯靈光殿賦曰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乘輿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

天機列子伯樂曰九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

方臯之所觀天機也稟氣靈淵受精皎月

開山圖曰龐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眸

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也眸

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眸子瞳子也說文曰闕沫

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露赤汗染流緒應劭曰

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

覩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

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

寸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比者

絕塵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赴春衢整

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鬼莊蚪踊螭騰麟超龍翥甘泉賦

蚪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

超而龍驤也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李

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志凌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

塵不暇起廣世七典曰駿駟之馬浮箭未移再踐千里

浮箭謂水漏刻言刻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

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

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陽成

鳥鳥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斯蓋

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

上有木禾長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尚書帝曰汝后稷

五尋大五圍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曰庖人掌

注曰鴈鷓鴣雉鳩為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冬食黍與彘窮海之錯

極陸之毛也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伊公爨鼎

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常昭漢書注味重九沸和兼勺藥

沸九變為火之紀高誘曰九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九

注曰勺藥五味之和晨鳧露鵠霜鷓黃雀說苑曰魏文

露降鵠鷓鴣美南都賦曰歸鴈為鷓楚園案星亂方文華錯

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燕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

於前肉也甘不封熊之蹠翰音之距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

曰翰音也食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善學者若齊王鷓鴣骨狸脣髦殘象白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善學者若齊王鷓鴣骨狸脣髦殘象白

肉之羹者狸狸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右西方

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髦象之肉美貴異

味也殘白鷓鴣羊殘炙鴈羹也靈淵之龜菜黃之鮓七

傳徒論曰鷓鴣羊殘炙鴈羹也靈淵之龜菜黃之鮓七

曰寒方苓之巢龜鹽鐵論曰江湖之魚菜黃之鮓不可丹

穴之鷓玄豹之胎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焉焉其狀如鶴

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燁以秋橙醑

以春梅肉燁之燁以薪杜預曰燁燁水也醑醑鹽梅以烹魚

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醑以醑醑和以蜜餠廣

雅曰沾溢也醑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

鹽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

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杯象箸韓范公之

子曰紂為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范公之

鱗出目九溪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

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部地為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納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

易長又賴尾丹鯉紫翼青鬣詩曰魴魚賴尾丹鯉已見

貴也鱗奮爾乃命支離飛霜鏑莊子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

翼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泚漫名也紅肌綺散素膚雪

益人名也泚漫名也落七啓曰玄熊素膚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

足擬其薄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繁肴既

關亦有寒羞蒼頡篇曰關訖也周禮曰朝事之籩司農

商山之果漢皋之棗漢書曰西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雒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郭璞折龍眼之芳剖

上林賦注曰棗亦橘之類也音湊或曰棗折龍眼之芳剖

椰子之殼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

皆謂之殼即核也凡物也內盛者芳旨萬選承意代奏鄭

周禮注曰選擇也孔安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盛弘之

曰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酒

極甘美與湘東酒年常獻之世稱鄉酒吳地理志

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南

賦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也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南

樽蟻如萍也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從中山酒家玄石

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傾壘一朝可以流

酒千日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頰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

文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

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斯人神之所歆羨

而三軍思為致死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歆

觀聽之所煒燁也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燁燁

也盛兒 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

之味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賈逵曰顛隕

也 腊火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呂氏春秋曰肥

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

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 杜預注

曰融 融也晉為金德故曰金華周易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 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

處岐也 仕者世祿王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毫

尚書仲

王克寬克仁彰信北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南箕之風不能

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 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

於箕者風離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

帝之載詩曰維清 道氣以樂宣德以語 氏春秋曰陶唐

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待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

人之令德示 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 左氏傳

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 郊子曰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

紀為鳥師而鳥名也 王猷四塞函夏謚寧 毛詩曰王猶

同已見上文爾 丹冥投烽青徼釋警 丹南方朱真也楚辭

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 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羗

之野南至交趾丹粟范曄後漢書遼東徼外獯人寇右北

平張揖漢書注曰徽塞也以
木欄水中為夷狄之界也
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

吳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

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吳

也群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

文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淮南子曰黃帝之化天下漁者不乎

坻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長楊賦曰士有不

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

乃說之也服王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

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玄齧巷歌黃髮擊壤

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論衡

解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唐虞之象刑措衣不純中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傳孔子曰

反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

重譯後摺額左氏傳紂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

文于時昆虫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

類行皆效也毛詩曰無思不苑戲九尾之禽圍棲三足之

鳥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

鳥為獸之惣名明為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者於茂

鳥為獸之惣名明為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者於茂

林祭筮曰為反哺也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

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有龍游淵盈

於孔甲之沼左氏傳蔡墨曰有憂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

康之後九萬物罔緼天地交泰周易曰天地網緼萬物義

懷靡內化感無外莊子徧謂周曰吾知道林無被褐山無

韋帶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王漢書賈山王疏曰皆象刻於

百工兆發乎靈蔡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

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於西伯獵求遇太公論語

先王制軒冕足必著貴賤廣雅曰藹藹盛也功與造化爭

流德與二儀比大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道遙周

指歸曰功與造化爭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莊子曰黃帝

然而起司馬彪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鄙夫已見西征賦

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蓋理有毀之而爭

寶之公解莊子曰庚市子聖人無怨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

市子毀王於其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氏春秋曰齊

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

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鄙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

豐其屋蔀其家覆瓿障光之物也既豐田游馳蕩利刃駿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老子曰

獵令人至聞皇風載躋時聖道淳杜預左氏傳注曰躋是

惟醇粹也舉實為秋摘藻為春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

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

食其實今于樹其非人也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也

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

為君惟天為大惟余雖不敏請尋後塵論語顏回曰回雖

堯與相元則書曰取不策疏敬尋後塵

漢武帝詔一首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

里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夫泛駕

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

淳口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

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

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善曰相子新論雍門周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

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善曰大

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孔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

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

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

德及鳥獸矣教通四海海外肅慎挹婁地是也

發渠搜氏羌來服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

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善曰禮記曰王所以

與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善曰尚書曰予在

惟往來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如薄

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

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句踐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

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上

冊魏公九錫文范曄後漢書曰昔操自為魏公加

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

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

鉞九錫和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為尚書

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

文選卷三十五

錫勳所作

制詔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使持節丞相

領冀州牧武平侯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朕

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朕謂獻帝也左氏

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

叔乎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佗境尚書曰湯矣西

士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

二年車駕東歸李儼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

元平六月幸間喜上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

縣聞喜縣然自間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

本唐堯所封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若贅旒然

綴也以鷹者言為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

夏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杜預一人天

土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及地即我高祖

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貢曰

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寐亦歎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敢也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

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

鄭玄曰先正先臣乃謗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甯武與衛

為公卿大夫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

難朕實賴之尚書周公曰天壽平公保乂有殷又曰用敬

實賴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

-2 153 35 877" data-label="Text">

也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

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兆後及黃巾反

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

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

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氏韓

暹揚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剋黜其難魏志曰韓暹楊奉

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也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

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魏

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

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

靈用不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

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

也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東陵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術為太祖

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陵膽平鄰國

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

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乘軒將返張揚沮斃眭固

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

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揚將場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

固殺醜將其衆欲比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

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頌其衆屯死

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

詩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當此

祖迎天子都許紹於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

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君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睢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僇也

貫虹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魏志曰建安五年公

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牧野鄭玄曰致天

所殲盡也醜衆也爾雅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白殲盡也醜衆也爾雅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

溺為拯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青冀幽并也袁譚高幹咸梟其

首破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

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鳴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

降封為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魏志曰

公乃大降訓崇亂有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與瑯頭遼西單于

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與瑯頭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

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東馬踰太行至甲耳也

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也

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

州犁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哲之欲皆誕也仲曰爾

臂而事齊楚檄蜀文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曰匈奴屈膝請和也

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文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

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問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玄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於

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節文曰載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鎬鉞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求無邊城之災左氏

傳晉侯謂魏絳曰子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更教寡人和請戎狄也

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

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

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

曰北羈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叩

請吏然請吏請漢為之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

明德以明德宣德於遠也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

恤慎刑獄尚書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周攸兼于庶獄

庶慎吏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

也男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

謂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曄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服

曰回慝惡也敦崇帝族接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尚

曰敦叙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繼絕世雖伊尹格

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尚書曰時則有若伊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世稱東朕聞先王

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幾無也

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

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崇其寵章備其

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禮記曰崇猶尊

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禮記曰以爲旗章以

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其在周

物又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也

成管蔡不靖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乃懲難念

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

揚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世昨

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爰及

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

虎賁鈇鉞拒鬯弓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左氏傳曰晉侯及

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拒鬯一自虎

賁三有六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焚攢茅之田於是

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

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今君稱丕顯

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道揚弘烈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

子揚文武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尚書曰綏爰有衆曰無

奉答天命晉朕甚慝切女六焉漢書哀帝詔曰惟念朕以眇身託于兆

民之上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末恩厥艱若涉淵

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予中人未思厥艱又曰已

濟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

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

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魏

曰天子使御史大夫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司馬彪續

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

竹使符十范擘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錫君玄土苴以白

茅爰契爾龜用建豕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

諸侯各取方土首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

戎醜收行毛萇詩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乃召畢

公名入為天子公卿也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尚書曰邵

伯姬姓也鄭玄毛詩箋曰召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

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

傳武平侯印綬故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

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左

傳宰孔曰且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家語孔子曰唐叔

有後命也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

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杜預左氏傳注曰大君勸分

務本嗇民昏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勸分杜

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

尚書曰惰農自安弗啓作勞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

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富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

袞卷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

禮曰王之服纁赤舄青約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

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少長有禮上下咸

和紅子曰上下無怨尚書曰長有禮其可用也孝是用錫君

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

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君冀宣風化爰發四方

侯有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君冀宣風化爰發四方

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遠人回而華夏充

實班固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而百姓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戶

實班固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而百姓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戶

以居

服虔漢書注曰朱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君研

其明哲思帝所難

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咎繇

人則哲能

官才任賢羣善必舉

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

則勸

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

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孟說是

君秉國之均正色

處中

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織毫之惡靡不抑退

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賦

是用劔君虎賁之士三百人

已見上文

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國語敬姜曰大史司

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

犯關干紀莫不誅殛

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也

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蒼頡篇曰鈇鉞也

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鄒陽上書曰蛟

虎視眈眈楚辭曰

掩討逆節折衝四海

毛萇詩傳曰揜大

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

是用錫君

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

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

弓十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

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明

允篤誠感乎朕思

左氏傳曰高陽氏是用錫君鉅鬯一卣

珪瓚副焉

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和釀以鬯魏國置丞

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

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

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五

又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二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今

宣德皇后令一首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

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鬻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

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胃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謝表

宣德皇后勅令受封也

任彦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言梁武故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

蓋闕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非賞諡臣曰貴史記蒯通韓

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施倅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寡也子言恩施既隆倅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劉廙子言恩施既隆倅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有寄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强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

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

曰誠存匪懈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尚書曰乃祖成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

貞觀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與桀紂不異星辰而

光周公旦曰九星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

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

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在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

曰仁虎匿瓜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

戢鱗翼而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言卷之市不

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

書必立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之師也魏志段灼理鄧艾

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辯析六口而似不能言

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辯析六口而似不能言

曰齊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由駢

子不可窮其口若言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

不能文擅雕龍而輒削藁說文曰藁專也七略曰鄒赫

精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子愛在弱冠

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溥曰所作起草為藁爰在弱冠

首應弓旌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衰然為舉首左氏

曰大夫以旌也旃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談之客

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薦名宰府則廷譽自

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

曰孤偃曰求諸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侯莫如勤王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

口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高祖功臣頌曰帝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

爾庸後嗣是膺也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懷讓祿之志繞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

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

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

公環繇上山中而封于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六

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漢書曰琅邪鄭曼容養志以自脩

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及擁旄司部代馬

不敢南牧州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

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

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推

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

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

胡來人馬之盛揚惟彼狡童窮凶極虐昏即位元梁典曰東

塵上覆飛鳥也誅高祖元豔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衣冠泯絕禮樂崩

喪素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冠冠謂之冠族既而鞠旅

誓衆言謀王室何之元梁典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

曰王明誓衆亡左氏傳曰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呂氏春秋

公會齊侯于泲謀王室也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

素旌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

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甲既

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豐功

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

得而稱焉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

休美也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

炫耀四方也

文選卷三十一

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街玉苞刻版
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
為流星上入昂注曰元功茂勲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
入昂宿則復為星
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
表曰茂勲格乎皇天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
君復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
曰履踐帝有愆焉輔軒萃止帝寶融也輔軒萃止謂進封
履也
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愆焉楊雄荅劉歆書曰漢書哀帝詔曰
常聞先代輔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也今遣某位某
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
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教蔡邕獨斷曰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留城令脩張良廟

傅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比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
雖陋故大州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於史
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微管之
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和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
幾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平萬物視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

邳邑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

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

羽孟子曰洪水橫流記濫於天湖為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

仁者莫崇乎陶潛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冠德卓綽

仲之力也如若乃神交地上道契商洛聲於康衢漢良受

書於邳地皆侯命而神交匪詞之所信地也見謝宣遠

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契不墜

班固漢書贊曰漢與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

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

此易太子者良本召顯默之際容然難究淵流浩瀆莫測其

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相玄城碑曰俯仰

然難言哉吳都賦曰頌濬沈瀆莫測其深莫究其塗次舊

沛竹駕留城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靈廟蕭何遺

像陳昧杜預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墳者

遺像廣雅曰昧聞也撫跡懷人末歎寔深毛詩曰嗟我

寐也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隱上曰仗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太

史公過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

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

武子士會也食色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

子日君子哉若人毛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

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抒懷古之情存不

刊之烈廣雅曰抒潔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主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傳季友

網紀夫襄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襄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

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

也貴始德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漢書曰楚元王交

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大王基德十五王而

始平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

長道業郁正釋識曰創制作範本支之祚實隆鄒宗曰毛詩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述鄒宗之過言也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

不與起也而丘封翳然墳莫剪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

也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夫愛人懷樹

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

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

愛其樹而不敢伐也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

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毛詩曰絲可蠲復近墓五家

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

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也帝疾融先
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體道而不

居見善如不及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

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黃帝聞

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

風滕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

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

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

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十僊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

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或揚旌求士

或設虞待賢求士待賢皆謂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

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声聽治為銘於筭篥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謝承後

曰陰脩敷化二加威教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寅

克平餘烈已見上文也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

口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

魏闕也沈暉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何人書朱雀門言

公卿皆尸祿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

無忠言者也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

嘉猷楚辭曰結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

幽蘭而延佇也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句踐曰苟聞

子大夫上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

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口俊士鄭玄曰學

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口俊士鄭玄曰學

大學也周易曰觀國愨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

之光利用賓于王也是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

定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七三曰明曉法令足

以决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遭略多事不惑才任三輔

者何為通也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

又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虢公納諫籍國語曰宣王即在不

夫民之大漢文缺二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藉

事在農也織或受之寒上感詛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也良以

食惟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

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

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

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照前經寶茲

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成典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

而朱紘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將使杏花菖葉耕獲不

愆之輒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

曰葛始生葛者草之先者也於清明冷風迷遵無廢春秋

是始耕高誘曰葛葛蒲水草也清明冷風迷遵無廢春秋

右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

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

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而釋耒佩牛相泐莫反論

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而釋耒佩牛相泐莫反論

持刀鋤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

氏傳注曰兼貧擅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

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若爰井開制

令為孝後主固宜是華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懼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大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也焉鹵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

鄴旁終古焉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與廢之

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術矢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禮曰君子敬法卹刑虞筆茂

典尚書虞書曰欽哉欽哉自氓俗澆弛法令滋彰始為天下

灑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篤也澆與肺石少不寃之人

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可農曰肺石赤石

大夫為廷尉民以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

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林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斃鈴曰鬼

哭山鳴節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下聰之異也王隱

晉書司直劉暉奏曰懷情抱恨雖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

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傷秋荼之密網惻夏

興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

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傳

杜預曰夏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求念畫冠緬追刑厝畫衣冠

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

徒以百綏輕科反行李葉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

兩曰鑲鑲黃鐵也張孟陽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

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曰越王勾

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

殺罪五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

峭如廡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

有嬰兒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謂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

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

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秦歌雞鳴於闕

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下稱仁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

焚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此闕闕下歌雞鳴憂

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

憤憤不如一緹紫列女傳曰緹紫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

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

心憂二途如爽即用兼通用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昌言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

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也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亡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

尚書帝曰貨既龜具積寢緡緡專用漢書曰王莽居攝更

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世

錢也管子曰凶歲糴益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

代茲多銷漏參倍復參分或至一信也下貧無兼辰之業

中產闕游歲之賞周書夏歲曰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掌欲

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惟瘼卹隱無捨

家產也左氏傳昔游飢字書曰游仍也

於歎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上帝溥臨賜朕休寶

漢書曰上帝溥命邛斜之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末明八

臨不異下防也

啓上曰南廣郡界象山有銅坑

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

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後命也禮記孔子曰然

曰釋其耒耨治鎔炭應劭曰鎔錢摸也禮記孔子曰然

後範金合上鄭玄曰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曰漢宣以

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為但

周立九府圓法李奇曰圓即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

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則言今欲為錢若赤仄

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氏多姦錢而公卿

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

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

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

其幣權輕重以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有毋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

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毋而行草昭曰重謂毋輕謂子

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毋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

曰權其開塞所宜悉心以對乎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

輕重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

曰湯武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春秋馬彪續漢書云三百年升

曆改憲史官田大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

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

斗二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隨時之

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

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

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

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

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隅夷曰陽谷又及隅夷廢職味谷

虧方夷司歷之官廢也漢秉素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

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

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

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植善

天文言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紛諍空

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紀述曰

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庶令日月休

徵風雨玉燭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

氣和謂之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

天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

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以津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達

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行

王元長

問秀才朕乘籙御天握樞臨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

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勃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樞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

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五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卷終曰撫于五行庶績其類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也又曰德惟善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至於思政

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釐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

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

也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應劭曰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

稔尚書曰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特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

此類不唯秋穀熟也廣雅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謠豐年多

秦多餘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七月何火九月授

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登爾

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

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同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

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合彗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

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

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

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

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知子謂昭子曰少隸

鳥節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止月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

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米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

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疑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

功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

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

謚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

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

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歷茲以降游

情定繁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

繁有徒若閑冗卑弃則橫議無已荀悅甲鑒曰正貪祿省

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

聖工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魏志郭嘉說太祖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

表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

石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城問

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瘠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

起冢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

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度之欲有言復飲醉文而無害嚴而不戾漢書曰蕭何以而復去終莫得開說

吏掾音義曰文無所在害也漢故能出人於貼危之域齊人

俗於仁壽之地貼危已見謝眺入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已見謝眺入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

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

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諸侯之

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誅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

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

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

素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

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

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白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輒東西散者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書

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
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時

何豈薪樵之道未弘為網羅之日尚簡毛詩曰芃芃棫樸

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
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

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
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悉

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史記

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

拯溺無待於規行水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必

義與廉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是以三王異

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

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殺王命杜預

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

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商君書曰

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曰記者

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沉文史也弃本徇末厥弊

滋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

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

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

子賤禮樂而責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出反是漢書

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

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

工有綺縠音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

樂有鄭衛也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耕桑

得利究年受福史記

曰趙武靈王胡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

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維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

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

曰士農工商四民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子遠汝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

死朝廷欲遂蕩平關尚書盤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戲曰

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

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思念舊

民求言攸濟毛詩曰求言孝思尚書曰子惟小故選將開

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元上疏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

不安其居而能勞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納其款閔之

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

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也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

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弊邑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閔洛

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風

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

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

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

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

更羸曰此單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群也故創

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無待于戈聊用辭

法今臨武君肯為秦尊不可為秦之將

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

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斯路何階人誰

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為五州

或可爾雅曰階因也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

諸侯禱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

朱賈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因藉時來乘此歷運魏志

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當宸未念猶懷慙德禮記曰天當宸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

惟自慙德衣冠禮樂歸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

上占遺烈矣彫斲元方經綸草昧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

曰利角之利與利割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也

也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周禮曰

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

之管子曰倉節廩實知禮節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

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膏歲課

田租漢書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愀然疚懷如憐赤子禮

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湫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今欲使

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一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

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登折漸登

子日聖人逍遙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

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

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道

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廢興之策秀才文曰

見上文斯理何從佇聞良說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閉戶自精開卷獨得孫敬入學閉戶

立未之逮而有志焉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九流有儒

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

曰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尚書曰兢

二日萬機墨子曰早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

朝晏罷斷獄治政也聽覽之暇三餘靡失覽聽餘閑無事

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君渴無日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

之餘陰雨上之化下草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者時之餘惟此虛寡弗能動俗德動俗邑中化之昔紫衣賤服猶化

齊風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

衣也謂左右曰其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長纓鄒好

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方石皆服長纓其貴鄒君

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

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紳道行祿利然也

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王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

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

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

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

屋彫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

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也輜車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

車前衣車後爲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

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

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拾地草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

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鳴鳥戩聞子衿不作言古書

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鳴鳥戩聞子衿不作言古書

季抄天小欲反十室而九

弘獎之路斯旣然矣小雅曰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朗詔曰欽納至

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

也人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

書曰詔問蔡邕宜披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用直

露得失指陳政要

-2 162 37 877" data-label="Text">

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相子也

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遂往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

反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

矣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

以虛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霞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

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後漢

悉宣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

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暉眦有違論輸左校漢書

涉好眦暉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

近巨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狀上語至

父迺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其時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來范曄後漢書

籍膺表欲罪元群行賂真賢膺反坐輸而使直臣杜口忠

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疆大不

諸侯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秋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擅道焉晉陽悉心以陳

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傳喜問李尋曰間者水出地動

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

文選卷第三十六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伊之

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

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

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

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

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

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祜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表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

至特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

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

洪水橫流泛溢於天下尚書曰

安國曰旁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

漢書紀述曰世宗

疇咨熙載群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

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

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

睿聖纂承基緒

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遭遇厄運勞

謙日昃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惟嶽降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

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

卓躒絕異也
驟力角反
初涉藝文升堂觀奧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

西南隅
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

合思若有神
淮帝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人者性含于道也

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鹽謂子西曰夫闔

後漢書曰張儉清察中正疾惡若讎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

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

之弟而以封君也
臣聞其王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

抗舉也
論語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鷲鳥累百

不如一鷲
鳥累百不如一鷲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論語子曰赤也

東崇立干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
飛辯聘辭溢

氣空涌
空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七略曰解紛釋結

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漢書賈誼曰匈奴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討必

自責必係單于也
漢書曰况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纓牽

致勁越
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土

王而致之闕下
說文曰縵弱冠慷慨前代美之士不得志於心

賈誼終軍皆年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

與為比
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

琳阮瑀等典記室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

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垂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

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駢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廣樂與百神遊夫鈞帝室皇居

心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拔者之所貪楚辭曰宮

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飛兔騶裏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騶裏古之後馬也又曰古者臣等

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

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必無可觀采臣

等受回欺之罪漢書曰上以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

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謂見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今天下

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故

功與田邑書曰忠臣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謂以恩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郭璞曰微薄也

官中府中俱為一體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毛詩曰為呼小子未知臧否

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及董允等

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

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此皆良實志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

軍向寵

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與宿衛兵遷中領軍

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

願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

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士此後漢所以傾覆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

歎息痛恨於相靈也

相靈後漢二帝用閻豎所敗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願留府

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說苑唐曰謂秦王曰苟全

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猥猶曲也言已曲蒙

三顧臣於

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曰鄧城舊

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由是感激遂許

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句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

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

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

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

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

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

之節繼之以死也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

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

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

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不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勸

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也謂馬騶駟

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

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

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蜀志載亮

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陛下亦宜自謀以咨

諏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

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不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值還雅立植常自憤怨拘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

則事父先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

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

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

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

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

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

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昔二虜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虜

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今臣蒙

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明帝下

也孝經鉤命決曰明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

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

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

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孝經授

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神契曰

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目極

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退

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

日濟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風人彼已之譏子毛詩彼已之是以上慙玄冕術媿朱紱禮同

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方今天下一統九

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顧西尚有違命之

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雅爾

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法

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書

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成周也

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

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

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

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瓜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然而高鳥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若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

牛驪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故車右伏劍於

鳴鼓雍門刎首於齊境齊三曰越甲至齊雍門秋請死之

長兵未接子何勝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秋對曰臣聞

之昔王曰於周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

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

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

左轂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秋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

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秋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

逐列戮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

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

尸子曰禹興利除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

費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

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補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

滅臣無以家為漢書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

也趙岐孟子章指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

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世家驚曰寡

席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

天即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

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

錐刀小用蒙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

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統猶撫覽也必乘危躡險騁

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

敵勇常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

醜類鄭玄手詩箋曰殲所獲之左耳必效須臾之捷以滅

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

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地闕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禽此徒囹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囹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

牢閑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血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

戰於石亭敗績輟食弃餐奮袂攘袂撫劍東顧而心已馳

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

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

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清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

北方色黑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

變化而取勝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子曰

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

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

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

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

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

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
誅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
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
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
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
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
侵地曹沫三戰絕纓盜馬之臣救鬱趙以濟其難楚莊王
所亡盡復于魯賜群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冠纓
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頭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
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備也群臣纓皆絕盡
權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
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
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
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
公之車矣晉深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
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闚於車下遂大克晉及
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
祖然則以其同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先帝謂文帝
祖故曰趙馬

城王彰薨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墳溝壑漢書
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壙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
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墳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
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
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甲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
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知伯樂知已也今僕
屈厄久君獨無意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
使僕為君長鳴也
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魏者海內之狡兔
也韓子盧逐東郭魏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
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
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
犬古之名狗也然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楚
言遠也孫卿子曰夫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
驥一日而千里也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

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夫臨博而企竦聞

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

竦猶立也說文曰拊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

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

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

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

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

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

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廟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徧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

進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

不貞也下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矜名成

還與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

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

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淮南子曰人

款誠至情猶不敢嘿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

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

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大和五年植上疏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

日月無私照此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

墨子曰江河不惡小故能大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論語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

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

言化九族而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

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

來雍雍又曰昔周公而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

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傳曰周之宗

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誠骨

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

雅曰爽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未有義而後

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伏惟

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

比文五小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

繁興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送為三番江

作四五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

番休

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至略曰良將怨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上力日新

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

請以重幣鬪之杜預曰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禁固勿仕也

謝承後漢書曰相礮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

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今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觀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

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天也崔駰達

官曰攀台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存

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元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沛然作

雲沛然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

之篤義論語子曰兄也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

無膏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

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

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

服傳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青紱朱組紱已見自試表注漢書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

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

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出從華蓋入

侍輦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承答聖

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乃臣丹情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

賓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終懷蓼莪同

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

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

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

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

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

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

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

霜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

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

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

然南遊於越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

曰否隔也尚書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

曰友于兄弟

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子之歎毛詩栢舟曰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伊尹取其君不

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孟子曰

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孟子曰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

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

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尚書曰百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悽悽定懷鶴

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鼻勃蘇冀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屬文為中書郎陳留五立封鉅平子世

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

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為沐浴而

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也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

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常以智

力不可疆進恩寵不可以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中謝裴

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

使勞臣不勸管子口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

臣不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勸

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

曲也孔融荅曹公書曰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

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

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

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復若此左氏傳齊侯薨宰孔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

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大臣之節不可則止

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

不能者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有服

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雖側席求賢不遺幽

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

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傳說舉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

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

以漁釣奸而今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

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料為朝累

不以為愧已殃身矣此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

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臣所見雖

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

少有高行為僕射年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

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我毛萇曰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李陵 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既

無叔伯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 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孫卿子曰 福也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

仲尼之門 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

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

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

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

前驅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

也 明孟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

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 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

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 過蒙拔擢寵命

優渥毛詩曰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但以劉

優渥既渥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但以劉

谷米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火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膏

明孟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

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 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

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 過蒙拔擢寵命

優渥毛詩曰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但以劉

優渥既渥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駁曰臨河羅而自墮子恐人

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臣無祖母無以至今

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母孫二人更相為

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

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葛藟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

臣之辛若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

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

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臣生

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亡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

子有發妻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吾死嫁之及困曰以狗顆嫁

之日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

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夜夢之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

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翟青曰

謝平原內史表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

陸士衡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

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死

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

說韓信曰敵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立園耿介之秀尚

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貞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車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

不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擢自群萃

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處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

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未太傅楊駿辟機為

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郎中繼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服

冕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

氏以三德教國子凡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施

重山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遭國

頃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

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幽執

罔固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

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束瑜王隱晉書曰

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

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收

嶇一作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黨岐嶇嶇片言隻字不

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

字一迹自可分別恭書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

生尚不足矣左傳子產曰諺去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然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言惟謹爾

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

大之譽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肝血之誠終不一

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

愷悌之宥陸小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于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隕

越威如霜也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小白恐隕越如雷復得扶

老攜幼生出獄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懷金拖紫退就散

輩揚子決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感恩惟咎五情震

悼文字曰昔中黃子曰紆青拖紫拖徒我功中謝也毛詩

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廷及平民則塵洗天波

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

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

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

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

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請

公車上書天子引敬見拜為冀州刺史敬起士命復奉使
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
組朱軒並二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
竊存于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非臣毀宗夷族所能
上報喜懼參并非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

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道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

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薦橋衡表輦臣不勝屏營

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甲胄曰昔楚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照竄封印既

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

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

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礪頓首

死罪上書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烝人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和文公曰天生

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帥曠曰天生人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

授圖于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知天地不可

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朱紹上疏曰洛邑

申天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

始敗亡大下無主莊子曰君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

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八誅曰

仰睇遐風重輝冠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

法明周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

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

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世祖武皇帝廟號書曰惟至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聖謂宣

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

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

帝即位改元康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宸極失御登遐醜

齋王隱晉書懷紀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子

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旒若贅旒猶綴也何休

持東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崩建舊物克甄王隱晉

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鄭玄尚書緯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親

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

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

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四海想中興之美

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群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不圖天

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

晉書胡錄曰
禍王又與之
逆胡劉曜縱逸西都
何法盛晉書胡錄曰
建興四年劉曜載使劉

曜寇
長安
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
為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群尚

爾天邑商
敢求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

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
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
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

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逆和迎上上於神器流
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曰黃他求沒將投骸虜庭神器流

離再辱荒蕪
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

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

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羊其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

願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

已死吾將安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則鼎司三世謂邁至瑞

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序曰且悲且惋五情無

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謝承後漢書胡毋班書曰董臣琨臣瑒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

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

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

啟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極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國啟其疆上齊有仲孫之難而獲相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

殷憂啟聖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

見下注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齊殺無知公伐齊納

子糾相公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驪姬為夫人夫人謂太子太子熒于新城遂諧一公子公子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

禍而相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社稷靡安必將

伯鯨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

有以扶其危監鐵論曰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

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

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

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

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心

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東觀

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漢記

群臣上奏世祖曰符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

服崩離晉子建貴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

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天下頤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

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天下頤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

喪其樂雖有夏之溝夷羿宗姬之離大戎蔑以過之左氏

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右羿自鉅遷于窮石因

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

江左奄有舊吳

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承與

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

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

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

序天下之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

踵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百揆時序於上四

門穆穆於下叔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訊以

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緒

以為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况茂勳格于皇天

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

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且宣皇之胤

惟有陛下士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

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何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

何暇有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曰昔

在有熊高唐虞三代咸有顛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是

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外異言左傳叔

無異親民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無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

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德天地之際

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允洽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

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

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割心則出於郊孝經

接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賦曰

文選卷三十一

下

下

下

乎同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

書曰五百里要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

王郊下刑猶賦曰秋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

趣昧死以土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降

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

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

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

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

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莢育

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曰稊者楊之秀稊與神

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云帝曰漢命為大將軍蕭何曰幸

甚臣琨臣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以虛萬

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

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昔恃脰不修其城郭方今

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

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

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

會之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無觀

觀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齊人波蕩

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

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
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以無繫嗣天下
無所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齊侯逡巡
繫心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
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呂卻之謀欲立子國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
五年晉與

余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詐晉平晉侯使卻乞告
暇呂飴甥且召之曰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
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申兵益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
四境內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
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
月東都賦曰散聖明以燭幽深謀遠慮出自曾懷過秦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

秦之足各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
傳晉

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

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

史右司馬臣温嶠王隱晉書曰温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
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

年琨使主簿臣辟問訓臧榮緒晉書曰辟問訓字祖明臣
諱江南

礪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

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

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彦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孫盛晉陽春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孫盛晉陽春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

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

命漢書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宋春秋征伐則晉

脩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

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

繼絕之德春秋書柔服之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昔漢高

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

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

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與他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

羽東城漢王為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

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

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

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

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

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岷嶺析支梁搜西戎即叙洛陽故京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

與相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雖三五滅國繼絕世

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

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

石典牧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

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

鴉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

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繭繭追惟吳偽武

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

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

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

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外口有五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威震群狡名顯往朝相王

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才武弱冠承業

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相王招百越之

士奮鷹揚之勢

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

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

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

園陵殘於薪采

為采薪者所踐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

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二君聖策也

故舉勞

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仁

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

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坐龍永以為

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

納亮言封求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

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

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文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業論語季康

子以就有道難解散

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

垂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

姻

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婢亮法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

遂階

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

自見上求頻繁省闈出總六軍何法盛晉書曰王十餘年

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

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而偷榮昧進口爾一日

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

上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

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宰輔賢明

庶寮咸允屢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之歌見景福殿賦

以至公行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

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

私已見上求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

后黨安進婚族危何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

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閹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縱不悉全决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

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

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

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

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秋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曰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通親親表注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私已見上求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通親親表注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

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閹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后相恩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閹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后相恩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閹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后相恩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閹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后相恩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

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

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

奪月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

門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音外搃兵權

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

招禍可立待也孫子曰亂則危辱雖陛下二相明其愚

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

宗時為侍中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由

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

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

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訴之節玄曰非門到

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

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貴哉仰覽殷鑒量已

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侮是以控控屢陳

丹款曹大家嬋賦曰復丹款之而微誠淺薄未審察諒憂

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

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

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願陛下垂天地之鑒

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

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相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相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道喪時昏則

忠貞之義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情貞

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

由以其不善少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

蓋見之因自

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

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國之人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

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

魏書文帝令曰樹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

聖王御世河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龍負卷舒圖兔耳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見吳都賦注林鄭玄曰兔耳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識之

雅之人不肯為此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

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

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而縛請訪諸故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朓八公山詩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拜涎之墟想王蠋

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鬲龍圍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

敗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
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
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
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
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
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反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
紂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
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
貞固足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文子曰養生以經世
道矣楚辭曰溷其泥而揚
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群黎蹈
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
顛沛之艱謝平原內史表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
之望遷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恒兮
凶命屢招奸威相通
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
父驥驥子壽碎命皆下應也
露已見上求自試表
而能抗節王立誓不降辱
琴操莊

避世後道志繫如玉論語子曰不
杜門絕跡不面偽徒
免龍其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既篡
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
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豈宜
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
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
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若以聞莽說其言
不強致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漢書曰園公綺
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博物
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擲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羨談
蜀也夫旌德禮
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
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
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
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游

滋不聞義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
之徵漢書口武帝初即位使者束帛足以鎮靜頽風軌
訓置俗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百年風頽於百代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
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

檀道鸞晉陽秋曰栢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
驚颯拂野林無靜柯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
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
寔所敢喻昔栢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貫滌

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

論語子張問七子曰見危

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左傳

安醜毒不可懷也

錫文篡事曾無獨固

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

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

賔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佇一戮於微命申三

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

以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之靈于時皇輿否隔天

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唯力是視已是以僂俛從事

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飽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

無虧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在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

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乞解所職待罪私門已見

上便元規讓違謝闕庭乃心愧慈謹拜表以聞臣某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歸中國不

之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原地記

其界本西得梁州之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遡河從初置

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秦伐木通徑

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

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簷空列觀宇之

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木黍詩序塵里蕭條雞

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感舊求懷痛心在

目劉琨答盧湛詩曰哀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

曰北中東則乾脯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陵

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

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

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既開翦荆棘繕脩毀

垣古氏傳戎子駒支曰龜其狐職司既備蕃衛如舊

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為前將軍

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王隱晉書衛權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

延拜京兆尹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尚書典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

厚故司勳秉策任勤必記

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沒

而彌著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

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臣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內竭謀

猷外勤庶政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

心力俱盡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

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

敷讚百揆翼新大猷

日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

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

猷是經惟適言是聽

撫寧之勳

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

下于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哀

述班同三事

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榮哀既

備寵靈已泰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

義熙草創艱慮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外虞

既殷內難亦存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紹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

闕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

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世故靡有寧歲周

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

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

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諛諛有五諛為上故入則造

王隱晉書曰樂廣仕誠保直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

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孫偃

紀可以遠矣又晉子犯曰若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

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

齊已見曹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

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

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

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

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

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

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倫表曰禹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

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

之慈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

齊悼惠王北齊書曰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皇帝情等

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順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

顧情內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王

疾大漸維哲人告之詩曰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

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愚夫

如目見百步之外劉勰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

一至於偏識量已之質也爾雅曰偶一也郭璞曰偶爾值也

殷元規表曰仰覽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儿

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

王几道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宣

弃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

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

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

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

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

猶在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鬱林徇廢顏頤也孫盛晉陽

之曰致意尊公家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將

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徼

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十壺表曰豈敢于祿

書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桓上

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刑上

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

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臣知不愜物誰

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

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

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

九經其所以行也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

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光宅

近甸奄有全邦先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

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

文選卷三十一

淮南王上書曰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小白恐殞越上下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

獲申韋平羊祜永昌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

君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

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

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

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霅城縣

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願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東子琰詩口轉

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

籟遺子黃金滿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雕蟲

上書曰臣朔學書負書燕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

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檐囊孟子曰躡躡秦王書十上而說

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躡齊楚徒知貧賤

史記曰虞卿躡躡檐簞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

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啻漢書

社而不得吾貧賤乎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

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

持斧作牧以意茲與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

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

諭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

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

茲與謗王陽以衣囊徽名嫌疑之問誠先賢所慎也

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群盜

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

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之貴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

也廢於家娶北地地任氏女為妻忌不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

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也盜跡謂孔子曰人上如其誠說亦以過年亂離斯縻欲以

壽百歲中壽八十人如其誠說亦以過年亂離斯縻欲以

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閉門荒郊再離寒暑見閉門賦

毛詩曰載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

離寒暑見江賦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

朝夕已暮宿河南悵望許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揚惲

詩序曰暮宿河無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與孫

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與孫

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楊雄素貧祿微賜

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金而歡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折艾燔枯此焉自足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鈞魚大澤折艾而坐以陛下

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

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者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

今天子接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於亳三

千歲之統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

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

侯臣豐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德兆夷人離心離德于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關下輿棺即輿觀也已見潘安仁贈

陸機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

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獄訟謳歌示同民志獄訟謳歌見

劉越石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

惟名與器不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閉白水列宅可以假人

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為入質厚少文上以其肅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

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也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

弗只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頭講書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之即問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儻

以給諸公費 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

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陸機

誅曰遷吏部尚書才長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魯繇曰

於銓衡而綜核人物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

知人則哲能官人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

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

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技士人皆

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

故天下言技士拔十得五尚曰比肩習鑿齒襄陽耆舊傳

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習鑿齒襄陽耆舊傳

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

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技士失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

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

發顧無足算

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

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

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世說袁彥伯曰江山濤為選曹郎遷尚書

毛詩序曰禮義

然之塗樊鴻都不網西園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

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

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

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金章有盈晉之談華貂深不足

之歎金章盈笥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

足狗尾續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

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淮南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

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求之

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

大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或制勝

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

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或與時抑揚或

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勝

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繫弓戟

若一敵國矣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

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

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鄧千秋

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

封漢廣平侯

列侯食邑平陽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

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

九江朱文剛窮極師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道賜榮爵關內侯

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

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

爵既義異疇庸實榮珉儒者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

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

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若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朔戒子書曰飽食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

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充二州刺史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

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嘖

數擣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八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

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所富者義所乏者

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東朝謝病下邑王僧孺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

氏譜曰少連大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

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

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

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

之十旬遠至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根誅衛大

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道後漢書曰荀爽

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道後漢書曰荀爽

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方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

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

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弃樵悴儻平生之言

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正

人之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

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

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疏川而注

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

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

明也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爰益謂文

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

不及陛下陛下至代西向讓大子者三南何讓者再夫

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白駒空

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相元子薦譙元彦表毛詩曰振猶

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

身待時而動鷓冠子曰伊尹酒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

太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鬻子曰昔者序曰蜜蜂以兼采為味

以五聲聽治九工已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

於廟堂養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

人之誦輿阜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已見射雉賦賦

倖路絕宣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宣

當格以清談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

曰初約清談平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大中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

英俊沈下僚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

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

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

庾冰疏曰臣因循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家寵冠冕當世

張錡狀曰錡質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叔寶理遣之

談彥輔名教之樂拜藏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

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

教中自有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

時人為之語曰後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

進領袖有裴秀

進領袖有裴秀

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機

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

邇人曠物踈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

不患物不踈己親踈係乎勢養素立園台階虛位見謝宣

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

遠送孔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庠學則三代共之曾植求親

親表曰執政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書曰荀顛

不廢於公朝宇景倩穎陽人也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

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素仇亦懼鄉之

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

司徒部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涼

復為李公矣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五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鄉

稍遷蘭陵太既筆耕為養亦備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

守卒於諮議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

父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備

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孺好

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備

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

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

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

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大學先言往

行人物雅俗或問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子

斯可謂之人物矣雅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廣

俗已見范雲讓表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

簿范曄後漢書曰鄭玄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皆補益著

之南官以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

為故事郎將擊烏桓還謁大將軍

霍光同戰圖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豈直疑

成圖無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實攸舉孝廉為即世

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

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尔雅

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

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皆

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校 曠坐鎮雅俗弘益已多曾

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

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彷彿

為世純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

問也 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河圖在東序典引曰

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誠言以人廢而才

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

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秦讓代元龍衣封表蕭子顯齊書曰伯恭

收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壽詔許

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

略不同疑是藁

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日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

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士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

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

表稱疾讓封與弟秦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章

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土

子朝曰王右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

而深鑒

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乃遠謬推

因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

匹

國讓仁敦大焉

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

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

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

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

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繼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

於弟成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

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

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馮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

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

宗是宗一稟承在昔理絕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

子也曰潛擴既掩扉終天舉幽壤潘岳哀求永惟情事觸目崩

隕若使賁高王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

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昔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

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

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大司馬孔父而屬甥公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

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

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不然投身草澤苟

遂愚誠爾謝承後漢書曰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

任彥昇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

猶知微烈日雀鼠雖愚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

惟奉明色號

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論杜預傳序曰左而藏諸名山則

立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陵府之延閣則

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

祕書之府又曰尚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

祀高祖以配天麗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素王之道紀於

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

有孔子舊廟漢魏以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子謂子

來列七碑二碑無字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

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

精致之於堯禹曹子建通親親表為亦聖帝故連言之故

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一辭父

州圖曰陰今劉喜魏時宰若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

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曰定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

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

亡則義形社稷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

人主在特與共治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嚴天配

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

配天宗祀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

無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內公

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

徒教敷五教在寬又曰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

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莫琴書執業述作之茂書

謂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道非兼濟事止

樂善亦無得而稱焉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

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人之云亡忽

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鳥鳴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周

之嫌子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改假

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防之曰鷦鷯周公救亂也成王未周

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鷦鷯馬說苑曰東方之人皆

遇我聲鶴曰子安之氣曰我將東徙鶴曰何巢則可不改六府臣

僚三藩七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

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人蓄油素家懷松筆

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瞻彼景山徒然望慕謂景山

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昔晉氏初禁立碑諸華者

不得作祠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有冒嚴科

為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規為齊國內史為政

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

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

然後詰闕待罪朝廷至於道被如仁功然微管本宜在常

均之外傳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

為成規諸淵碑即王撫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

託沈約及孔乞依二公則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轡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

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

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臣里問孤賤才無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

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

賓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慮先犬馬厚恩

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墳溝壑虞貞節曰久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

而命短妾不天而弊惟毀蓋未葺禮記仲子曰吾聞之先犬馬死矣

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珠襦玉匣遠飾幽泉諸侯王送死皆珠襦

填黃泉為王作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緩為陛下弘獎名教不隔

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

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

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作二碑叙其生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

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秋風王駿

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

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以

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

下

